

H·访谈

黎家女唱响民族魂 苏运莹：我心荡漾海南风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徐慧玲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幻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地在狂舞……”2015年开年，海南姑娘苏运莹初登第二季《中国好歌曲》舞台，演唱个人原创歌曲《野子》，以令人惊艳的唱作天赋与精彩表现成为当年华语乐坛年度话题。这首歌至今仍保持极高的传唱度，在各音乐平台的点击量高居不下。

5年过去，那个青涩无畏、放声高歌的黎家女孩，如今已慢慢成长、蜕变成乐坛新生代唱作人。这些年，她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闯荡，以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和创作风格，向更多人展示海南原创音乐的蓬勃力量。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苏运莹，通过了解她在音乐上的成长经历，感受她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与独特极致的音乐思考。

创作即记录 音乐即「自由」

活泼率真、古灵精怪，仿若三亚晴朗的夏日，给予别人源源不断的热情与活力，这是苏运莹带给海南日报记者最直观的第一印象。

“我叫苏运莹，来自海南三亚，大家都叫我‘苏苏’。”一如5年前站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那个头戴毛线帽、身着白衬衫的她，化身肆意疯长的“野子”，一鸣惊人，纯朴而不粗陋，透亮却又五彩斑斓。

“喜欢音乐这件事，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开始了。”苏运莹这样打趣自己与音乐的缘分。在她看来，音乐的启蒙人是家人，从小便听到母亲哼唱黎族民歌，“小时候，家里的音乐氛围很浓厚。当别人家吃完饭出去散步，我们家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是唱卡拉OK。”

歌手的光环外，苏运莹直言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南女孩，她喜欢“穿拖鞋、捡贝壳、吹海风”。无边无际的海洋，赋予了她自由、宽广的创作灵感，也对她的音乐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

源于对音乐的热爱，2011年，苏运莹考入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接受系统的声乐学习。大四在学校组了一个小乐队后，她开始尝试写歌创作。

“音乐创作就是记录和保存自己对于生活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苏运莹告诉记者，自己乐于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汲取创作灵感，或是自身经历、朋友的故事，或是电影剧情，或是看着一朵花发呆。

那年，23岁的苏运莹即将大学毕业，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于未来，既充满美好希望，又装下太多不确定性。《野子》正是在这样的沉淀与感悟中写出来的。“野子”只有一个含义：自由。这首歌也是想给自己鼓励，建立信心。”苏运莹说，创作那天北京刮大风，看着大风却怎么也刮不断树干。看着此景，她深感只要够坚定，再大的逆境都不算什么。

带着这样的信心，苏运莹以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走上改变她一生的舞台。2015年1月2日，在第二季《中国好歌曲》舞台，苏运莹《野子》获得刘欢、周华健、蔡健雅等导师转身争抢，并一路高歌猛进，获得该节目全国亚军。

“她并没有被四年学院式的音乐学习所束缚住，仍能自由地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华语乐坛金牌制作人陈建琪对苏运莹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亚是她释放压力的港湾

出道后，苏运莹的音乐道路发展势头迅猛，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献唱多部电影主题曲，成为各大音乐颁奖典礼获奖常客……

2016年，苏运莹以个人首张专辑《冥明》，入围第2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与张惠妹、蔡健雅、黄绮珊、彭佳慧等乐坛前辈争夺“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项。

起点如此之高，大众对她的音乐创作也有了更高期待。面对不同声音，苏运莹始终认为自己仍会遵从内心，做真诚的音乐。“每个阶段的感受和领悟都不一样，《野子》只是过去某一个阶段的感悟，我只会专注把自己当下思考融入到内心与音乐里。”

三亚是她心灵的港湾。即使工作再忙，她也会停下脚步，回到三亚思考和体会生活。“我是热爱生活的人，喜欢大自然，喜欢运动，喜欢感受不一样的人、事、物，甚至是自己的情绪。”在苏运莹看来，音乐并非生活的全部，不用刻意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与热度，灵感匮乏也是另一种能量的开启。

思考音乐与生活，使苏运莹的音乐理念更加成熟。睽违两年，2018年年底，她携手金牌音乐制作人荒井十一打造专辑《幻》，将她这两年来对生活的思考分享给听众。专辑首发歌曲《生活倒影》，以艰辛劳作的采茶人为创作灵感，通过安静到撼动人心的旋律，带领听众感悟生活的喜怒哀乐。

知名音乐博主“耳帝”对这首歌曲给予高度评价：“苏运莹的创作一直暗含着方言民歌与大爱治愈气质，这种气质终于在这一首歌中寻到了一条合适的根，那就是大地、自然与生活之声。”

新专辑将体现黎族元素

2020年7月下旬，在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组委会成立一周年暨系列文化推广活动上，苏

运莹与另一位从海南走向全国的歌手陈楚生，联袂演绎亚沙会宣传推广曲《天涯为家》。演唱中，苏运莹极具辨识度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为了这次舞台，她精心准备，穿上极具家乡特色的黎族服饰。

无论走到哪儿，苏运莹从不会忘记她是黎家女儿。在音乐创作中，她尝试把流行音乐与黎族文化相融合。歌曲《生活倒影》中，她掺入一段来自她母亲原汁原味的黎族方言对白，这段对白也成为歌曲点睛之笔。她坦言并没有特意去设计，“歌曲创作时是一气呵成的，这段对白契合了歌曲语境的氛围。”

苏运莹透露，她计划做一张黎族文化元素的专辑，“我的内心一直有个黎族魂在召唤，未来计划用一段时间去采风和研究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结合我现在的音乐，把传统黎族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元素进行结合。”

“以音乐为媒，唱响海南故事。”苏运莹希望通过音乐创作，与家乡产生更多共鸣与联结，将海南风景与文化展示给更多人。

目标“日常” 强调文学的女性写作

谈到女性写作，张莉认为关注点应该更多地放在“文学”上，作品的内容要反映女性的生存状态，强调“日常性”。这一选文态度，与关注尖锐“问题”的话题式写作，或实验性的“先锋”写作很不一样。

舍弃了形式上的“乖张”，放下了内容上的“罕见”，女作家在写作中得天独厚的细腻、温暖和敏感的特质，在一个平凡的故事，一段寻常的经历中，更加自在地绽放出来。于是，女性写作中的文学价值得以真正凸显，也由此，女性究竟在用怎样的视角看世界，又是本着怎样的态度在理解自己，世界又是如何回应女性的思索，所有这些问题才得以“心平气和”地在作品中展开探索。

访谈中聊到了书里的几个作家，比如王海雪。她是1989年出生的海南女作家，是北京师范大学与鲁院合作研究生，现在海南生活。张莉非常欣赏王海雪，认为她很有文学创作力、生命能量也极充沛的女性写作者。她收入年选的短篇小说《夏多布里昂对话》是一个一夜写就的故事，在这个短篇里，王海雪探索了妥协、破坏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给人带来惊喜。

在7月的网络新书发布会上，王海雪谈到自己对“女性自我凝视”问题的思考，认为历史上女性面临的生育、婚姻等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女性。即使是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物质上并不匮乏的现代都市女性，还是会在人生进阶的诸多节点上，面临左右为难的抉择，承受来自内心的焦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示了这位作家与众不同的思考力。

这种困境是纯粹外在的吗？它们只是来源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吗？如果改变真的来自内心，那么女性应更加主动地打破环境的桎梏。

注重“行动” 完成写作的精神突破

思想落到实践，才能展现真正的力量。女性写作也是如此。再多的文学艺术探讨、写作方式实验，比不过一次诚恳的写作行动。张莉认为，对女性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去多阅读、多写作。时代需要女性写作者去创作的，是与女性的生存能够形成真正互动的作品，无论在深刻程度还是篇幅体量上，都应具备更重的分量。

简·奥斯汀的时代，女作家要给自己取个男性的名字才有勇气出版作品；伍尔夫的时代，女作家渴望的是一间能安心写作的房间。现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也有了创作上的自由。然而，当代女性写作者仍然面临内心的困境。

我们不会把托尔斯泰和让安娜·卡列尼娜遭遇爱情的沃伦斯基的形象画等号，不会说包法利夫人性格中的幼稚和虚荣里有福楼拜的影子，即使大作家自己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终成眷属，我们是不是又可以那么自然地，把这一结局迁移为终身未婚的女作家，在虚构中实现个人命运？是不是很多次地，把作为独立灵魂平等站在罗切斯特先生面前的简·爱，当作夏洛蒂·勃朗特自己？这种对应不仅存在于读者眼中，也潜伏在女性写作者自己的心里。

那么，女性写作者们真能跳出虚构的或真实的藩篱，去真正地进行写作吗？在自由已然被赋予的时代，创作中心灵的自在，或许还要我们自己去寻找。而《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的问世，便是行动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博士)

「她」创作，行动比实验重要

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

《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张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徐慧玲

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

关注“新锐” 也要记住曾经的思考

策划这样一部文选的思想契机，可以追溯到张莉多年前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在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她发现女性作家的作品只能从零散的杂志或作家本人的作品集里才能找到。于是想到，如果可以有年选接年度来收集女作家的作品，这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作家群体来说，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系列的年选就可以成为未来研究者的基础资料。

2019年7月，《女性文学选》的编撰工作正式开展。佳作这么多，以什么标准去选呢？强调文学性和倾向新锐作家，是张莉遴选的主要标准。从几百篇作品筛选到100篇以内，再从50篇进入到30篇、20篇，遴选的难度越来越高。目前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选，20位作家中，有10位是“85后”的新锐女作家，如王海雪、草白、王侃瑜、崔君、淡豹、修新羽等。在一部年选中收入这么多的新面孔，可谓大胆的尝试。而这一尝试更是独具匠心的，因为从不同年龄层女作家的文字中呈现出来的现实，才足以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而真实的当代中国女性心灵世界。

《女性文学选》的主编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莉教授。作为茅盾文学奖评委，同时也作为一名女性文学研究学者，“她时代”女性创作现状如何？张莉在访谈中进行了分享。



H·看展

故宫600岁“庆生” “请来”苏东坡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近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书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展览通过78件(套)文物精品，勾勒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带领观众回到苏轼所处的那个文化昌盛、群星璀璨的时代。

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作品同场展出，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蔡襄是欧阳修钦重的书法家，苏轼与老师欧阳修观点一致，也对蔡襄极为推崇。此次展出的《京居帖》，是蔡襄写给友人的一封问候信札。前半部分以行书为主，后面逐渐转为草书，体现了蔡襄在这两种书体上的高超造诣。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中艺术成就最高者，且与苏轼最为亲密。

展览中的《君宜帖》是除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寒食帖》题跋外，黄庭坚唯一一件直接提及苏轼的墨迹。他在此信末尾附言称“东坡诸书一借”，反映出对苏轼的敬仰，也说明这封信札的收信人同样是苏轼的仰慕者。米芾的《盛制帖》是其早年作品，字势飞动、笔墨清润，体现了米芾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

展览详情可登录故宫官网获取。(徐晗溪)

H·热赏

两部长篇小说新作出版 贾平凹庚子年 捧出“双黄蛋”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2020年9月，作家出版社正式推出贾平凹两部长篇小说新作：《暂坐》和《酱豆》。这是贾平凹创作的第17部和第18部长篇小说。贾平凹为庚子年的中国文坛创造了一个长篇小说“双黄蛋”。

《暂坐》是贾平凹第二部城市小说，首部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女性视角小说，灵感来源于贾平凹常去的一家茶室，在《后记》里提到创作缘起，贾平凹说：“茶庄在那些年，我每日两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后。喝到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经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突然就有了写《暂坐》的念头。”

《暂坐》以西安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市女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白花为线索，以暂坐茶庄的老板海若为中心，刻画了红楼群芳般的众生相。她们神秘着，美丽着，聚散往来之间，既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

评论家王春林说：“正如同在浩大的宇宙时空面前倍感自身的渺小，陈子昂因而发出‘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一样，贾平凹借助于《暂坐》中那一座城市白领女性的故事所传达出的，其实也正是人生太过短暂，整个过程差不多也就相当于到这个被命名为‘暂坐’的茶庄坐着喝了一会儿茶的模样。人生终归不过是一个‘暂坐’的过程而已。”

《酱豆》可以说是贾平凹的生命之书，是一部贾平凹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作者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时代的致敬。贾平凹在题记里写：“写我的小说，我越是真实，小说越是虚构。”故事以《废都》的修订再版为开端，回顾了自己创作《废都》前后的心路历程及出版后的境遇。小说虚实结合，“贾平凹”作为小说人物出现，重塑了《废都》创作的时代背景，抛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贾平凹”形象，也抛出了自己对时代的探究、对人性的拷问，十分发人深思。

“我是太热爱写作了，如鬼附体，如渴饮鸩。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惊恐、委屈而写作着，如此循环，沉之浮之。”在《酱豆》《后记》中，贾平凹如此说，这也正是其为新作《酱豆》做的一个有力注解。

海文光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投稿邮箱 hnrwhzk@qq.com